

榮總開刀記

(續完)

——兼懷盧致德院長

趙筱梅

張羣先生醫療名言

當我最初住進醫院的時候，大夫就曾示意我，病人有保持醫院安靜的義務，我想他大概看我是位女病患，女士們通常會用尖銳的聲音，發洩痛苦，鬧個四鄰不安。我的病房，左右兩位都是心臟病患者，尤其盧致德先生以近八十高齡，如何能經得起驚吵，因此更加重了我對自己情緒的控制，決心做到室內室外鴉雀無聲；同時止痛劑也不服用，這一招式，似乎頗使大夫們「大失所望」。

使我獲得如此堅強定力的另一精神因素，可說是得到張羣岳軍先生的兩句名言，有一天他老人家親來看我，要我能看得開，想得透，他老人家說：「把疾病交給醫師，生命交給上帝」。這真是達人達語，我也早有此想法。經他老人家如此一說，覺得似乎更透澈些、明亮些。立時獲得無窮的精神力量。岳軍先生一生輔弼元首，為國之大老，逾九秩高齡，耳聰目明，精神矍鑠，望之若神仙中人，真是救國救民修來的福份。

科學醫術的進步，使人驚服，手術之後，我從來沒想到會康復的這麼快。這當然也有賴接受復健運動的助力。記得是手術之後的第三天，我已能勉強着下床走動，並可用筆批閱公文寫字，自此大夫們、護士們、親友們都可增加了聊天的機會，他們告訴我這次手術是如何的順利成功，就像破獲匪謀組織一樣，已把所有的線索，老根犁庭掃穴，一舉成擒，永絕後患了。我聽得津津有味，忘記了脅前還有盈尺的傷口尚未拆線，高興得舉起膀子說：「噢！我身上沒有小共產黨了！」引得大家笑個前仰後合。

親友關愛赤子孝思

住進醫院，儘管不敢打擾親友，但休戚相關，人之常情，互相傳告的結果，時日一久，難免不多所驚動。女兒女婿競進侄谷風侄夫婦晝夜不停的看護，以及孫兒女們當然是不必說啦，其他親友們有的遠自中南部甚至花蓮往駕親臨，有的從太平洋彼岸越洋電話慰問，亦日必數起，族姪周一西汪麗玲夫婦，每天都來，並特別代為表達

父母的問候之意，姪孫女台芳自香港歸寧，適逢其會，自始至終又陪了我十八天。我說她「又」陪了我十八天，是說我們祖孫似乎特別有緣，以前幾次國外見面，每次她都日夜照顧我，這次已經遠嫁香港，而於歸寧之便，竟又遇上我在住院，豈不是特別有緣，這一次她本已在香港找到了一份待遇很優厚的工作，也因為我待疾，就誤了日期，而被解約，使我一直深覺不安。另外在我出院前一天晚上到了九點多鐘，大外孫女，抱着幾罐桃子罐頭來說白天工作忙，未能前來所以特於夜晚送點桃子來孝敬婆婆，我抓住孩子的手，問她怎麼來的，她說：車子丈夫開去參加應酬去了，急於要看婆婆，是走了來的，這一下真把我嚇出一身冷汗來了。她們家住陽明山的山坳裏，有相當遠的路程，深夜山行，一個很漂亮的年輕女孩，雖然台灣治安良好，也不能不讓人就心害怕呀。真難得，在我們的社會上充滿着多少親情、友情、孩子們的孝心、朋友們的愛心、師生的熱情，把我病中歲月編織得錦繡樣的美麗，春風樣的溫暖，這在大陸中共控制下的社會裏，能夢想得

到嗎？另外有兩位友人，也值得在此一提，一位是常年在美經營貿易生意現在主持國內大貿易商的華世臣，他們賢伉儷已辦妥了國內的事務，太太去港，取道返美，先生略遲，繞道日本，再去美國。及至聽到我在住院，於是立刻電報通知已在香港的太太折返台灣，以便照料。另一位是留美學人谷博士，不欠前返台，據說是有意順便物色對象，自我入院之日起，即天天整日前來陪伴，使我心裏老不安，一直等我手術之後，一切平安，已走向康復之路，方始忽然不再見他前來，問到孫兒女們，才知博士叔叔戀愛去了。以上這兩位人士，都是久居國外的青年人，近年以來，國內青年子弟們偶有不求上進，習於儂薄者，則假口受了「歐風美雨」的影響，其實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在中華文化深厚孕育下的篤行之士，雖長處異域，仍能出汗泥而不染，堅守做人的本份，兩君就是最好的例子。

前來慰問的親友，學校裏師生們來的更多，這樣照撰不絕，我感覺，我自比好像是一位走紅的看相算命先生，一位接一位的應接不暇，真的已經嚴重影響到醫院的安靜。所以一方面婉謝大家的好意，一面決定提早出院，一天午後又來了一批同學，我囑孫女在門外婉謝，大家却堅請一定要進來看看校長，並說準備了一首歌，要唱給校長聽，既然盛情難却，只好請他們進來，這些孩子們於是一擁而進環繞在我的四周，不容分說，一聲「一、二、三、」就開始唱了起來：

「校長、校長，我愛您，您教我們要吃苦，您教我們要爭氣，校長的恩情永難忘記，

校長的愛心永難忘記，校長的愛護永難忘記，縱然是驚濤駭浪，縱然是風霜雪雨，有了您校長！人人肯奮鬥，個個成大器。」

歌聲未竟，我已感動得摀着他們熱淚盈眶，師生之間，頓時為一片赤子之情，鑄鑄出人間最摯誠的愛，原來我手術的次日，恰是母親節，所以孩子們特別編了這首歌來唱給我聽。我却另有感觸，由他們的摯誠，而想到自己的母親，再想到孝經所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於今不自珍攝，而毀傷了自己的身體，不孝孰甚！於是不禁悲從中來，老淚縱橫了。人在病中，感觸最多，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此時特別須要親友們支持勉勵的道理。

醫師要給病人頒獎

在醫院中最使我感激的還是醫師以及所有服務人員殷切的照顧，本來醫治病人，是他們職責以內的事，但是給予病人以無窮的愛心，就是屬於個人道德修養的問題了。我看到他們的和藹的笑容，對每一個病患都是一樣，在這期間，我對主治醫師劉自嘉大夫，與他的主要助手王迺惠大夫更感到不同的特別感謝，手術之後，對傷口的包紮，為了密合成長得快些，應以緊緊為宜。劉大夫每次換藥之後，總是紮得緊緊的。我感到不大舒服，却不好意思說出口來。一次他走了之後，我偷偷請求王大夫可以稍為替我鬆一點嗎？他略為躊躇了一下說「緊一點對傷口是好的，不過你假若真的不好忍受，我就替你稍稍鬆一點」。說着就立刻小心的打開。略略鬆了一點，我像得

到救星，也像小孩子做了偷巧的事一樣。頗有自覺僥倖的喜悅。自此我們成了默契，每次劉大夫走後，他都來救我一救。他們的這一鬆一鬆，表現的都是無邊的愛心，誠然冬日夏陽，一例春風，無數病患就是在這鬆緊寬嚴的愛心中，恢復了健康，重新拾回快樂的人生，王大夫這期間照顧我的很多，他對我的堅強以及能與醫生合作，曾口頭上頒贈給了我一座「堅強合作精神獎」，足見我雖不時偷偷向他求救，但保持的「病患風度」還是頗足自豪的。

欲致酬謝都遭拒絕

我曾私下和女兒商量，用什麼方式來表達一點對醫師們的衷心感激，女兒沒有主意，她說還是傳統方式致贈一點小紀念品吧，沒想到這一招，立即遭到醫師們的「封殺」，他們說在另外的地方，是否有此「傳統」他們不太清楚，但在中華民國榮民醫院，是從來無此傳統的。既碰了橡皮釘子，只好入鄉隨俗，暫將這份感激之情藏之心底。轉而又想到了護士小姐，和各部門服務的先生小姐們，甚至於清理房間的工友們，按照世界各國的通例，總是應該略表謝意的，沒想到也同樣遭到峻拒。至此，我才對我們中華民國榮民總醫院的革命精神，真的要重新估計了，他們崇高的道德修養，在服務態度上表現的太突出了，我們經常在大聲疾呼加強心理建設，在這裏不是已經找到最好的榜樣了嗎？我們一直在推行端正社會風氣，在這裏不是已經有了最具體而顯著的成果了嗎？

與我朝夕相處了十八天之久的護士小姐，我們成了要好朋友，一天午後，我們聊天，有親友們送來的水菓，反正吃不了時間一久也會壞，我就順手拿了請她吃，也請她拿了分贈給醫院裏同事們大家共享，沒料到就這也遭到她的婉却。雖然只是那麼微不足道的一點小事，却可充份顯示出她們崇高的品德。從此我不再向她們表示任何各別的謝意，我知道應該感謝的是我們的國家、社會，我們的榮民總醫院裏成功的制度，與全部成員的團隊精神。

復健中心傷殘樂園

五月廿六日，結束了我為時十八天的榮總生活，體重沒有減輕，心理上、生理上，却都像同時放下了千斤重的一塊石頭。人已經出院，但實際上並未與醫院完全脫離關係，那就是今後有一段時間，要每天來接受復健治療。陳大夫曾經告訴我，這樣一次大的手術之後，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復健過程，方能恢復正常機能，否則影響行動，甚至體態變形，會後悔一輩子的。聽了他的忠告我立刻下定決心，接受任何方式的復健運動。本來我平時每天天亮起床，在家裏平台上做半小時的體操，然後到學校主持朝會，仍然要再帶着學生做早操運動。因此我相信今後接受復健治療恆心、毅力，都是沒有問題的。

榮民總醫院的復健中心，進去以後，才會感覺到這裏真是傷殘者的樂園。各式各樣的設備都有，像兒童們進入了兒童樂園一樣，各種復健器械，令人目不暇給。這些當然也不是任人的愛好

選擇，想玩什麼，就玩什麼，而是要由大夫按照體能需要，指定做那幾種就做那幾種，這裏的主任徐大夫，一副學者的風度，向我介紹着各種器械的操作與功效，他說：「這是國內唯一最完備的復健中心」。我想完美的設備，還需要優秀人才的使用管理，才能高度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在這裏工作的像龔大夫、陳大夫、童小姐，都是那麼親切和藹。我直到現在每天一大早就會趕到這裏，總是看到她們早就一切收拾好了。童小姐芳名是曙晚兩個字，於是我送她一句話：「曙晚梅報曉」是說每天我們總是見面最早的。

到這裏接受治療的，都是疾障傷殘人員，在心理上、情緒上，難免不顯得急躁，因此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們對大夫小姐的態度很不够禮貌，而小姐們則任你如何無禮，却不分彼此一律報以溫和的微笑，然後再耐心的照顧他們，指導他們，這正是我前面所說好的設備，還需有頗優秀人員的使用管理，方能高度發揮其應有的功能。這些器械與病患之間，是通過了這些任勞任怨充滿愛心的服務人員，而高度發揮了功能，造福病患，科學的力量是偉大的！而人的愛心尤其偉大。

合作信心精神主宰

我們國家近年以來，各項建設都在飛躍進步。十大建設的成就，尤足傲視環球，膾炙人口，實際上建設的進步，是有其整體性的，即以榮民總醫院來說，從建築的設計施工，到設備的日新又新，醫療技藝的精益求精，以及從各種制度上所顯示科學管理的高度成效，都必須在民主政治

，開放社會的基礎上；在學術自由，生活安定的空氣中才能生根，才能茁壯，同樣的他對社會的奉獻，對人生的造福，在國家全般建設中所呈獻的實際效益，就與十大建設相比，又有何遜色！良好的醫師，濟世活人，自古有「功同良相」之譽，他們默默的耕耘，默默的貢獻，但問實效，不求人知。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固有「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而在榮總全體同仁的工作態度中表現的更淋漓盡致罷了。這次住院，就耳目所及，有不少感想，也附帶寫在後面，現身說法，相信個人的感受，也必會就是大家的感受，假如由此而能給予後來者以更多的便利或改進，就更

是意外的收穫了。

病患與大夫的密切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平日常講究做人應有風度，其實做了病人，尤應有病人的風度。方可與大夫之間獲得和諧的合作，縮短治療的過程，病人在醫院裏，應遵守醫院的一切規定，接受醫生的指導，不可憑自己的方便。而破壞了醫生的治療計劃。此外還要有恆心、有耐心，最好自己能儘量對病情的變化與感受做成紀錄。以與醫生病歷配合參考，我這次接受手術，好的很快，三天之後，就能行動，大夫高興的說要贈我「合作堅強精神獎」，應是個很好的說明。

堅強的信心，是使迅速走上康復大道的基本因素：我這裏所說的信心是包括對醫師的信心，與對自己的信心，缺一不可，有了信心，就會產生堅強的意志，張岳老賜我的名言：「把疾病交給醫師，把生命交給上帝」，正是對醫生對自己

兩種信心的至高境界，常言說：「醫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病是操在醫生的手裏，他可對症下藥；命却是操在上帝的掌裏，必須盡心固元。這樣密切合作。互相信賴，再大的疑難雜症，亦易藥到病除了。

精神上有主宰，是却痛的妙方：個人有個原則，那就是不願把自己的痛苦加到別人的頭上，我知道隔壁病房，左右都是心臟病患者，是受不了驚炒的，於是愈在疼痛的時候，愈想到自己的原則，愈能產生忍痛的定力，即以復健運動來說，亦復如是，傷口未愈，就要試作活動，那能不動，即使現在已習以為常，但好好的肌肉被挖出一大塊，內部組織，完全要重新調整，仍然是陣陣作痛的。每做復健運動，總是勉強忍受，心裏只有一個信念：「忍得今日的痛苦換來明日的幸福」。於是一切疼痛，也就忘在腦後了。至於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可在宗教中尋求到精神的定力，這其中妙用，宗教家自另有其說。

緩和緊張幽默輕快

笑容幽默是緩和緊張的潤滑劑：人在病中，情緒的焦慮是難免的。接受治療。尤其檢驗啦、手術啦，到處刀光血影，緊張刺激也是難免的。親友們慰問探望爲了表示同情關切，滿面憂容，小心翼翼，更是難免的，病人終日所接觸到的，都是一片灰色，我想這樣的環境對病人來說，小病也會嘔成大病來。因此我以爲適度的幽默感，面部常保正常的笑容，是緩和緊張氣氛所必不可少的。我看到榮總的大夫們、護士們、服務人員

們，都那麼會笑臉迎人，真是難得之至。個人平時也最不自尋煩惱。這次臨進手術室。照樣和親友們說笑話。一無愁雲慘霧之態，既緩和了空氣，也增加了信心，豈不一舉數得。

優其待遇維持傳統

優良的制度，應發揚光大：榮民總醫院，論設備爲全國之冠，論人才集全國之精英，這一些我想假如沒有良好的制度，都是不足恃的。譬如設備再好，如果管理使用不善，就等於廢物；人才再多，如果陰陽怪氣，服務不力，也等於是沒有，榮總今天能表現的這樣井井有條，蒸蒸日上，自然是有賴它優良而完善的制度。作爲一切「人」「事」「物」正常運行的軌道，它有些制度實已凌駕國外最好的醫院之上。譬如就診斷的病床來說，在外國愈是大的醫院，有名的醫生，其門戶之見愈深。甲醫生的診斷，絕不容乙醫生的意見。這樣固執護短，不僅醫生自己難獲切磋進步，而偶有差錯，豈不誤盡天下蒼生。我們的榮民總醫院，就無此惡習，重要的病案，可以大家提出不同意見，共同研究。就憑這一點已足促使它永在日新又新的前途上不斷猛進。這種特殊的優點，自是盧前院長致德先生二十多年擘畫經營暨現任鄒濟勳院長薰規曹隨的心血結晶。我們不僅希望它能在榮總保存下去，並發揚光大。更希望它能作爲其他醫院的示範，推廣到其他所有醫院中去，那麼貢獻社會，造福人羣，才更功德無量哩。

加強福利，優厚俸給，對醫事人員宜有較多

的照顧：關於醫院的建設，誠如盧致德先生生前和我說的笑話，實已接近現代化觀光飯店的水準。小的地方，尚須不斷的改進，自是必要之事。我忽然想到外國醫院病人住院，例須先辦保費很高的保險，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一制度對病患來說是加上一筆開支了。似乎還有值得我們研究的價值。另外關於福利的加強，我想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我前面曾談到榮總上下一貫的廉潔精神。實求之中外，而不可多得，這種高尚品德的養成與保持，我們不能不對他們福利的加強予以特別的關切，醫師以及員工在生活上受到社會的重視，使他們能安心工作，熱誠服務，受益的當然還是社會大眾。他爲大家解救痛苦，大家爲他錦上添花，他們縱然享到比我們優厚一點的生活，也是很合情合理的事。

這十八天的住院生活中，有憂慮、有恐懼、有驚險、有痛苦；但也有溫暖、有喜悅、有刺激、有興奮，這真是一段豐富而珍貴的經歷，謹就病中雜憶草此短文。兼以紀念故友盧致德院長，並請中外雜誌讀者先生女士指教。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趣；來稿以六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